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池

北

偶

談

清王士禎著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北地志

北

地

志

卷

卷一

北

地

志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清 濟南王士禎阮亭著

談異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州。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瘕疥疵癰。蟻虱狗彘。掉尾。姓胎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

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梓白蘧降髡頑狂狻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繡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為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瀨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輸。軌。軼。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啟深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為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與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

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曰侍左右。忽得罪。黜為外郎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即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即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即韓蘄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緝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姓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留人。始言於賽典赤。名瞻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廟。置

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采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鄆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臯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興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鬬駝鬬象

圭塘小藁。有鬬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鬬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鬬。虎竟為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詒。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王生。字推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暘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蟬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堦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刀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榘耳。睇其中。豐髻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為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予門人。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風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

墮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尚書蔭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塑。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

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甚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時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曰。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字」。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啟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啟賢子名

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密戶。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總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碑礪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云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刻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禱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賧。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摩。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周嬰危林云。太平廣記引談叢作隴種。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部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壘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

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一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鈞准繩文子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聞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鑾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為生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卧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鴛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為作古詩一篇

鑿字擗字

鑿魚到切字書曰餅鑿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

門。咨於眾。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熬鑿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鑿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幌

塵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幌兮。婦人服飾。獨言幌者。按內則注云。幌。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幌而戒之。徐太室經定野有死麕為謠詩甚有理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理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圓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轉。不拘東西南北。俱

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賬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遍身棘刺。葉細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如飴蜜。可熬為糖。名連耶。古賓。即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續溪舒頔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

頔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

捉卧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詩云。捉卧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卧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偽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閻羅

世傳趙定字馮具區。皆為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緄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為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以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革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為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若。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庖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郾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將州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嚴。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遇一人。

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見察時。但俯伏掐訣。言帶犀角刀子。指手訣。乃可以誦神咒。其訣左手。中指。而密誦咒七遍。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指之。陀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為縣令。所羅織。廷議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掐訣誦咒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景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尚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崖說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去。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